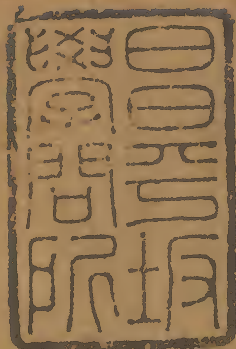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三百十五之十七

九十五



三〇〇	一〇二	五三六	五三四	漢書門類
冊	架	函	號	

三五〇	五三四	漢書類
函架	冊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95)
函號	365 6



傳道元龜



淮南李嗣京奏圖

西師文州鳳訂正

豫章書信卷數

李輔初

公忠

新刊我心惟始不... 公忠之謂矣... 志氣... 之政...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八

公忠

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傳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
公忠之謂矣蓋策名委質抱公滅私臣之道也憂國
忘家有死無貳臣之節也若乃居丞宰之重裁邦國
之政而能義均休戚節貫屯夷至公以滅私純心而

冊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無驕彌綸闕漏啓納而盡忠扶持顛危周旋而匪懈
 中立之操至累而益明惻款之誠難至而易見宣股
 肱之力為社稷之臣亦何代無其人哉自非明允篤
 誠經德秉哲服膺善道不為利疚者孰能與於斯邪
 殷伊尹為相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
 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地名有王離宮焉三年伊尹攝
 政事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
 善於是伊尹乃迎太甲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
 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廼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
 甲稱太宗伊陟為相時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太戊立

伊陟贊言于巫咸贊告也巫咸臣名也巫咸治王家有成殷復

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周公旦佐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

群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又曰三公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周公於是

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璧以禮神圭以禮

為質告於太王王季告謂祝辭史策祝史為策祝詞也又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

也祝此獨此簡書以告三王曰惟周元孫王發勤勞阻疾阻一作咀若

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丕子之責

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旦巧



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言可以比聖王之意

乃王不如且多材

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

武王受命於天帝之

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

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

敬畏

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故能定先人子孫于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也

無墜天

之降保命民先王亦有依歸

言不救則墜寶命保救之則先王上有依歸矣

降墜也保猶祐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

今我其即命於元龜

就受三王之命

於命龜大卜知吉凶者也元龜大龜也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

俟爾命

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也待汝命武王當殮我當死也

爾不許我我乃

屏璧與圭

不許不殮也屏藏言不得事神

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

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之皆曰

吉發書視之信吉

卜兆書也

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

籥藏

占兆書管籥

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且新受命三王

維長終是圖

我新受三王命武王維長終是謀周之道

茲道能念予一人

一人天子也茲比也

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

藏之于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也

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周公卒後秋未獲暴

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

服以開金縢書王及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

說

一作簡所藏請命策書本也

二公及王乃問史伯執事

二公及王啓之

故先見書也史伯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問審然否也

史伯執事曰信有昔周

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

泣者傷周公忠孝誠如是而無知者矣

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 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也 周公勤勞

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

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亦宜恭有德也 王出郊天乃

雨反風禾盡起 如以玉幣謝天也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也反風風還反也 二公

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 築拾也禾為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

下禾乃所失亡 歲則大熟初成王幼不能泄祚 泄視也不能視祚階行人

君之事 周公相踐祚而治 踐履也代成王履祚階攝王位治天下也 抗世子

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 抗猶

舉也謂舉以子之法使與成王居以學之 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

王世子之道也 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是以感喻焉 周公還政成王比

面就臣位軀軀 軀軀敬謹貌 如畏然成王少疾病周公乃

自揃其蚤浣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

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

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

反周公 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故作狼跋之詩

召公虎為王卿士時厲王出奔彘 彘晉地漢為縣屬河東今永安也

厲王太子靜匿虎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

吾為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

我為讐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懟 在危險之中 怨

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

漢蕭何微時與曹參善及為宰相有隙參自戰封賞每在河討功

多而後故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

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

申屠嘉文帝時為丞相為人廉直門下不受私謁

霍光昭帝時為大司馬輔幼主政自已出帝時八歲也昭事一

決于天下想聞其風采其後蓋主燕王上官桀與子

安謀殺光廢帝光盡誅桀安等光威振海內帝既冠

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魏相宣帝初為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

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

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對事言春秋譏世卿宋惡

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

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

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

女皆通籍長信宮通籍入禁門之中皆有名之恣出入也或夜詔門出

入驕奢放縱恐宜不制宜漸也不制不可制節也宜有以損奪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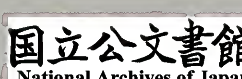
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
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
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
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
始得上聞

張安世宣帝時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嘗有所薦其人
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
為通 有欲謝者皆不之也一日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

張禹成帝時為丞相後以特進為太子師見時有變
異若嘗人不安擇日潔齋露著 露筮易著于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

也著草名筮者所用也 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吉如有不
吉禹為感動憂色

孔光安帝時為丞相帝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繇
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
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
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
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
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有力光心恐傅太
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定陶太
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帝從武言北



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傳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
 帝所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帝不得直道行頃之
 太后從弟子傳遷在左右尤傾邪帝免官遣歸故郡
 傳太后怒帝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太司空師丹奏言
 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
 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
 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駁見群臣思求
 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舊有不善之事皆未改除臣請歸遷故郡以
 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為侍中脅於傳太后皆
 此類也又傳太后欲與成帝母稱尊號群下多順指

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

可只人不可帝重距大臣正議重難也又內迫傳太后倚違

者連歲倚又猶依又耳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大

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

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夫講問疑難舉

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

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

後漢第五倫章帝時為司空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

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

并封上其無私若此

袁安和帝時為司徒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鳴流涕

魯恭安帝時再為司徒恭在公位選辟高第至侯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

乎終無所言

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習自有鄉里之舉豈待要三公之辟乎

李卻安帝時為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會北鄉侯立卻復為司徒及北鄉侯病卻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較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卻功不顯

李固冲帝時為太尉梁太后臨朝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詳審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閹之利幼弱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

劉矩桓帝時為司空以蠻夷叛免靈帝初復為太尉矩再為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州郡交通順辭默諫多見省用

陳蕃永昌元年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推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

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柰何
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
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初卽位竇后臨朝蕃與后父大
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
莫不延頸想望太平
李咸爲太尉靈帝熹平元年中嘗侍曹節王甫欲別
葬竇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
嘗侍趙忠監議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
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旣議坐
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

時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顧望司隸較尉陳球曰皇太
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
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卽下議曰皇太后自在
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授上聖明承繼宗
廟功烈至重先帝宴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
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
馮貴人家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并尸魂靈汙染日
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球
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旣寃皇太后無故
幽閉臣嘗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

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爲之愧曹節王甫復爭之於是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帝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闇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于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當管制坤育天下且援立聖明光降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后雖爲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

者乃定咸在朝清忠權幸憚之

荀爽獻帝初爲司空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畧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顥等爲內謀會病薨王允初平元年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卓尚留雒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性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較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以護羌較尉楊瓚行左將軍執事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

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
拔天子還雒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爲僕射瓚
爲尚書二年卓還長安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
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瑞曰自歲末以來
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彗孛仍見晝陰夜陽
霧氣分侵此期應促盡內法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
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
呂布因刺殺之及李催郭汜爲亂攻長安城陷呂布
奔走布駐馬青鎖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
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

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
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催乃收允殺之及宗
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
感慟百司喪氣後遷都於許獻帝思允忠節使改殯
葬之

趙溫爲司徒時李催與郭汜不協催欲移獻帝溫與
催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讐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
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
均之讐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
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虧損而復欲

移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爲
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
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催大怒欲遣人
害温其從弟應故温掾也諫之數日乃止
楊彪爲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爲
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彪見漢祚將終自以
累世爲三公耻爲魏臣遂稱足攣不復行積十餘年
魏文帝卽王位欲以爲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
以漢朝爲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爲
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爲榮也帝不奪其意

蜀諸葛亮爲丞相章武三年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
事亮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建興元年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群太史
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
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
不繇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來戒
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
各以著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
亦將偏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劓迹舊基奮羸
卒數千推莽彊旅四千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

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蕪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况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殂今天下三分

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解於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日能是以眾議舉
 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
 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
 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
 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
 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
 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往
 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繇是感激
 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

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按劉備以建安十三年遣亮使吳亮

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一年然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是也

先帝知

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
 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漢書地理志曰瀘淮水出牂牁郡句町縣

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

三軍北定中原內竭駑鈍攘除奸凶復興漢室還於
 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
 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
 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
 若無忠益之言責攸之禱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

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
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亮與
法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亮出
駐漢中張裔以射聲較尉領留府長史嘗稱曰公賞
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
免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李嚴嘗有書與亮勸
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荅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
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
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知於先帝位極人
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

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獻帝還故居與諸子並
升雖十命可受况於九和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
成都喬亮子也令諸將子弟皆得轉運思惟異同榮辱今
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

吳顧雍爲丞相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
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然於公朝有
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大帝嘗令中書郎詣
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卽與相反覆究而
論之爲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卽正色改容默然不言
無所施設卽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

言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
 晉安平王孚初為魏太傅高貴鄉公遇害百官莫敢
 奔赴孚枕尸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
 王者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孚與群公上表乞以王
 禮葬從之孚性至慎宣帝執政嘗自退損後逢廢立
 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亦不敢逼後進
 封長樂公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
 王手流涕歔歔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
 臣也

衛瓘為司空領太子少傅惠帝之為太子也朝臣咸
 謂純質不能親政事每欲權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
 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啓帝曰
 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而以手撫牀曰此
 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言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
 復有言

張華惠帝時為司空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
 為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謚驕傲太
 子恨之形於言色謚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
 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族自涇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
 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

假令有此君欲如何示曰東宮俊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力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威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群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群臣莫敢有言者唯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已來每廢黜正嫡嘗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闡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爲宜先簡較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

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手書事十餘使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氐羗反叛乃以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變詐姦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彤曰氐羗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倫旣還譖事賈氏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繇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讐華少子躡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

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扶朝廷爲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拒之雅怒曰必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頴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作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去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

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焉遂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

王渾惠帝時爲司徒時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當事宜得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有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拒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大誅渾乃率兵赴宮

傳祗懷帝時爲司徒大將軍苟晞表請遷都使祗出詣河陰修理舟楫爲水行之備及雒陽陷沒遂共建

行臺推祗爲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子宣先尚弘農公主乃遣宣將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祗自屯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陰令是以待宣祗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祗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勅勵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功覽者莫不感激慷慨

王導元帝時爲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群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

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群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又自漢魏已來群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膾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繇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陸曄成帝時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蘇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臺會康術以苑城歸順時兵推曄督宮城軍士

何充廢帝時爲侍中錄尚書事以衛將軍褚裒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錄尚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溫褚裒爲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疆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已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

王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爲中書令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

宋袁粲爲尚書令與褚淵等受顧命元徽元年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二年桂楊王休範

爲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卽平殄後魏長孫嵩太帝未爲司徒明元帝寢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則天所命也請立之乃定策詔太武臨朝監國嵩爲左輔

陸麗文成時受心膂之任封平原王爲司徒公和平

六年文成厭世麗療疾於代郡溫泉聞諱欲赴左右
止之曰王德望素重姦臣若疾民譽慮有不測之禍
願少遲迴朝廷寧靜然後奔赴猶爲未晚麗曰安有
聞君父之喪方慮捍難不卽奔波者遂便馳赴
後周竇熾爲太傅武帝於太德殿將謀代齊熾時年
已衰老乃扼腕曰臣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啓戎行得
一覩誅翦鯨鯢廓清寰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
歸魂泉壤無復餘恨帝壯其志節遂以熾第二子武
當公恭爲左二軍總管

隋高頴爲右僕射兼納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已任
唐馬周爲中書令臨終索陳事表草一一手自焚之
慨然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之名吾弗爲也

溫彥博太宗時爲中書令自掌知機務卽杜絕賓客
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以是嘉之

褚遂良高宗永徽中爲尚書右僕射知政事高宗欲
立武后遂良將以死爭之或曰長孫太尉當先言之
遂良曰太尉上之元舅脫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
之名不可曰英公勸上之所重當先言之遂良曰司
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
良起自草茅無汗馬功蒙先帝殊遇以至今日且躬

奉遺詔若不盡其愚誠何以見先帝遂謀極言忤旨出爲潭州都督

劉禘之則天朝爲鳳閣鸞臺三品禘之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大后旣能廢昏立明何用臨朝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其言則天不悅謂左右曰禘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豈復顧我恩也

狄仁傑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中宗自房陵還宮則天匿之帳中召仁傑以廬陵爲言仁傑慷慨敷奏言發涕流遽出中宗謂仁傑曰還卿儲君仁傑降階泣賀旣已奏太子還宮人無知者物議安審是非則天

以爲然乃復置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

姚元之則天聖曆初爲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則天謂侍臣曰往者周興來俊臣等推勘制獄朝臣遞相牽引咸承反逆國家有法朕豈能遠中間宜有枉濫更使近臣就獄親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朕以爲然卽可其奏近日周興俊臣死後無聞有反逆者然則已前就戮者不有冤濫邪元之對曰自垂拱已來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毒酷自誣而死告者特以爲功天下號爲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自不保何敢輒有動搖被問者若翻又懼遭

其毒手將軍張遠勗李安靜等皆是也賴上天降監聖情發明誅鋤竟豎朝廷又安今日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更無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狀但收掌不須推問若後驗反逆有實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則天大悅曰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後則天移居下陽宮中宗率百官就宮起居王公已下皆欣躍稱慶元之獨嗚咽流涕彥範東之謂元之曰今日豈是啼泣時邪恐公禍從此始元之曰事則天年久作此辭違情發於中非忍所得爲昨從公誅凶逆者是臣之嘗道豈

敢出言今辭違舊主悲泣者亦臣子忠節緣此獲罪實所甘心無幾出爲亳州刺史至睿宗朝元之爲中書令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涉朝政宋王成器爲閑廡使岐王範薛王業皆掌禁外兵議以爲不便元之與侍中宋璟密奏請令公主往就東都出成器等諸王爲刺史以息人心

崔玄暉爲鸞臺侍郎知政事則天不豫宰相不得召見者累日及疾少間玄暉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可親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則天曰深領卿厚意尋以預誅張易之功擢拜中書令

蕭至忠中宗景龍中爲中書令時宗楚客紀處納潛懷姦計自樹朋黨常巨源楊再思李嶠皆唯諾自全無所拯救至忠處其間獨存正道時議翕然重之中宗亦曰諸宰相中至忠最憐我

蘇瓌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神龍末常庶人秘不發中宗喪召諸宰相常巨源蕭至忠宗楚客紀處納常溫李嶠常嗣立唐休璟趙彥昭及瓌入禁中會議初草遺制遺常庶人知政事輔少主授安國相王太尉參謀輔政宗楚客常溫曰今旣通請皇太

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太后於相王居嫂叔不通問之地甚難爲儀注理全不可瓌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旣稱遺制安可輒改邪楚客及溫太忿固執迺行其月相王卽尊位下制曰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許國公蘇瓌自周旋近密損益樞機謀猷有成切贊無怠頃者仰惟先帝顧託意昭明姦回動搖內外危懼獨申讜議實挫邪謀况藩邸僚屬念殷惟舊無德不報宜准令典司尚書左僕射餘如故

劉幽求先天元年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時崔湜託附太平公主將謀逆亂幽求乃與右羽林將軍張晞請以羽林兵誅之仍令晞密奏東官曰宰相中有崔湜岑羲俱是太平公主進用見作方計其事不輕廢下若不早誅必成大患一朝事出意外太上皇何以得安古人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唯請急殺此賊劉幽求已共臣作定計訖願以身正此事赴死如歸臣既職典禁兵若奉陛下命便當除剪玄宗深以為然晞洩其謀於侍郎御史御先賓太子大懼遽列其狀睿宗下幽求等詔獄令法官奏幽求等以疎間親罪死玄宗屢赦獲免乃流幽求于封州晞于

絳州歲餘太平公主等伏誅其日制以幽求為左僕射知軍國事

宋璟睿宗朝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玄宗在春宮太平公主謀不利於玄宗嘗於光範門內乘輦伺執政以諷之衆皆失色璟昌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安得有異議遂與姚元之同奏請令公主就東都以絕其謀玄宗懼抗表加罪於璟等乃貶璟為楚州刺史及玄宗即位以璟為侍中開元四年秋駕幸東都次永寧之崤谷馳道隘狹車騎停擁帝怒河南尹李朝隱及知頓使王怡將罪

之璟入奏曰陛下富有春秋方事巡狩曷以窄隘致罪二臣竊恐將來人受其弊帝遽令捨之璟拜謝曰陛下責之以臣言而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繇於下請且使待罪於朝然後詔復其職則進退得其度矣玄宗深善之十二年車駕東巡璟爲留守帝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爲朕之股肱耳目今將巡維邑爲別歷時所有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綵繒等物仍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其見重如此

源乾曜開元中爲侍中上疏曰臣竊見勢要之家併東京職俊乂之士多任外官王道平分不合如此臣三男俱是京任望出二人與外官以叶均平之道帝從之於是改其子河南府參軍弼爲絳州司功大祝縈爲鄭縣尉因下制曰源弼等父在樞近深惟謙挹思代官之感列慮時才之未序率先庶僚崇是讓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云遠因令文武百僚父子兄弟三人併任京司者任通融各依資處分繇是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百餘人

帝見素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天寶十五年玄宗幸蜀

郡見素與楊國忠脫身扈從國忠素無學術不知禮體臨難恟懼迫乘輿出城道路畧無儲備玄宗至咸陽望賢官榛蕪蔽路官吏四散從官咸怨國忠及次武功之馬嵬驛右龍武軍將軍陳玄理素以忠正稱乃奏國忠不臣誅之見素為亂兵傷額玄宗命左右傳呼曰莫傷常見素仍遣親王以藥傅之遂獲全見素晨夜匪懈忠節逾厲玄宗益親重之

苗晉卿為侍中代宗即位晉卿已年衰暮廣德初吐蕃寇長安晉卿時病卧私第蕃賊聞之輿入逼脅晉卿閉口不言賊不敢害及帝自陝至冊為太保罷知

政事

崔祐甫建中初為相薦延推舉無復凝滯日除數十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帝嘗謂日有人謗卿所除擬官皆涉親故何也祐甫奏曰臣頻奉聖旨今所有進擬庶官必須諳其才行者臣若與相識方可粗諳若平生未曾相見即無繇知其言行獲謗之繇實在於此帝亦以為然

齊暎貞元中為相時吐蕃數入寇人心動搖及上將行幸陝暎曰夷狄亂華臣之罪也今人情恟懼謂陛下理裝具糗糧臣聞大福不再奈何不與臣等熟計

之俯伏流涕帝亦爲感慟
陸贄德宗貞元中爲相嘗自以少年入翰林蒙幸天
子天子長養成孰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力爭
之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

竇易直文宗朝在相位未嘗論用親黨凡於公所舉
卽無所避

韋處厚爲相太和元年四月宰相等於延英旣出再
召處厚獨對一刻餘時宰臣啓事得請之後往往中
變是日處厚與裴度竇易直同對旣而從容獨進曰
陛下用臣等爲宰相使參大政前後論奏皆蒙聽納

近日雖云不阻然臣等旣退尋多改易事若出自聖
旨則是陛下示臣等以不信若與別人商量則臣等
不合更居此位且裴度以元勳舊德歷相四朝孜孜
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易直以忠厚長者輔
佐先帝陛下亦當委付微臣是陛下首自選擇用非
因人所言不從臣合先退乃再拜陳乞帝瞿然曰卿
何事邪朕知卿合作宰相也昨內難旣定朕以人望
所屬用卿不疑軍國事多方倚所賴今卽辭免是彰
朕之不德朝廷四方其謂朕何慰勉久之而退旣出
延英門遽命中人復召處厚獨入諮訪移時畧開陳

理體者數百言其要以旌別淑慝修舉法制爲請因復懇言裴度勲大望崇且其心忠蓋可以久於任使帝欣納焉

裴度爲司徒中書令及薨文宗怪度無遺表中使問之家人進其藁草其旨以未定儲位爲憂言不及於家事

魏謩宣帝時爲戶部侍郎平章事謝日奏曰臣無稷契之才驟叨稷契之任將何以仰報鴻私今邊戎粗安海內寧息臣愚所切陛下未立東宮俾正人傳導以存副貳之重因泣下帝感而聽之先是累朝人君

不欲人言立儲貳若非人主已欲臣下不敢獻言帝春秋高嫡嗣未辨謩作相之日率先啓奏人士重之梁敬翔爲相及劉鄩失河朔安彥之喪楊劉翔奏曰國家連年遣將出征封疆日削不獨兵驕將怯亦制置未得其術陛下處深宮之中與之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之勝負哉先皇帝時河朔半在親御虎臣驍將獨不得志於敵人今寇馬已至鄆州陛下不留聖念臣所未諭一也臣聞李亞子自墨纒統衆於今二年每攻城臨陣無不親當矢石昨聞攻楊劉率先負薪渡水一鼓登城陛下儒雅守文未嘗如此

俾賀瓌輩與之較力而望攘逐寇戎臣所未諭二也
陛下所宜詢於鯨老別運沉謀不然則憂未艾也臣
雖駑怯受國恩深陛下必若乏材乞於邊陲效試未
帝雖知其懇惻竟以趙張輩言翔怨望不之聽及王
彥章敗於中都晉人長駟而南末帝急召翔謂之曰
朕居嘗忽卿所奏果至今日事急矣勿以爲懟且措
朕安歸翔泣奏曰臣受國恩僅將三紀從微至著皆
先朝所遇雖各宰相實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卽君
以臣愚誠敢有所隱陛下初任段凝爲將臣已極言
小人朋附致有今日晉軍卽至段凝限水欲請陛下
居避敵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應敵陛下必
不果決縱良平復生難以轉禍爲福請先死不忍見
宗廟隕墜言訖君臣相向慟哭及晉主陷都城有詔
赦梁氏臣僚李振謂翔曰有制洗滌將朝新君翔曰
新君若問其將何辭以對是夜翔在高頭里第宿於
車坊欲曙左右報曰崇政李太保已入廟翔返室歎
曰李振謬爲丈夫耳朱氏與晉仇讐我等始同謀畫
致君無狀今少主伏劍於國門縱新朝赦罪何面目
入建國門邪乃自經而卒

冊府元龜

公忠

卷之三十一

冊府元龜

大宋國臣... 冊府元龜... 公忠... 卷之三十一... 冊府元龜... 公忠... 卷之三十一... 冊府元龜... 公忠... 卷之三十一...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正直

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周書曰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斯正直之謂也蓋有為天子之宰居駸假之任庶民具瞻群司承式而能勵骨鯁之操茂羔羊之德臨大節而不奪履中道而無二危言抗論進無徒從守

冊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法持正事無過舉靡狗人主之欲而求容悅罔阿貴
近之意以紊憲度乃至指佞邪於公朝拒請托於私
室孤立特行無所畏憚積毀群吠莫之動撓廷議表
介石之節坂蕩彰勁草之志流風嘉話溢于前聞斯
罔神明之介福後來之聳慕者已

周仲山甫佐宣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畏強禦

漢周昌高帝時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以帝入奏事燕謂宴

時安閑之居也帝方擁戚姬擁抱也昌還走還謂却退帝逐得驕昌

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帝笑之然尤憚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

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得帝以留侯策即止而昌廷

爭之強帝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

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帝欣然笑即罷吕后側耳于東廂聽正寢

西室皆曰廂言之也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無微

王陵惠帝末為左丞相高后欲立諸吕為王問陵陵

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

之今王吕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及絳侯

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

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

高帝啜血盟諸君不在邪啜小飲也今太后女主欲王呂

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曰

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廷爭謂當朝廷而諫爭全社稷定劉氏

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乃

陽遷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

朝請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惟反

申屠嘉文帝時為丞相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

累鉅萬帝嘗宴飲通家其見寵如是嘉入朝而通居

帝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

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肅敬也帝曰君

勿言吾私之言欲私戒教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諸丞

相府檄示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帝帝曰汝第

往第且也吾今使人召若若亦汝也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

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如其故也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

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

行斬之嘉語其吏也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帝度丞

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

釋之鄧通既至為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周亞夫景帝時為丞相帝甚重之帝廢栗太子亞夫

固爭之不得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嘗與太后

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帝讓曰

始南皮及景武先帝不侯

南皮竇彭祖大弟長君之子景武太后母弟廣國

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

時行耳

言富貴當及已身也

竇長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及其子

彭祖願得侯

願及也

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帝曰請得

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

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

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沮

沮者止讓之意也

其後匈奴王徐盧

等五人降漢

功臣表云唯徐盧

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

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

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

因謝病免相

卜式武帝元鼎中代石慶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

郡國不便鹹鉄而船有筭可罷帝由是不悅式

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昭帝時金日磾二子賞建俱

侍中與昭帝畧同年及賞嗣侯佩兩綬帝謂光曰金

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光對曰賞自嗣父為

侯耳帝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

功乃得侯

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宣帝寢疾以望之為前將軍與
 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光祿大夫周堪受遺詔輔政
 領尚書事太子襲尊號是為元帝初宣帝不甚從儒
 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
 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嘗
 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諷恭顯不
故議論大事見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
諷于天子也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
 刑人義禮曰刑二人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
 顯忤忤猶相元帝初即位謙讓重改作重難也未欲
違逆也

中書議久不定也

何武成帝時為大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
 公功名畧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
 師丹為大司空哀帝即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
 十日一至未央宮高昌侯董宏希指希望天子上書
意指也言宜立丁姬為帝太后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帝
 初即位謙讓從丹言止

王嘉為丞相時侍中董賢愛幸於哀帝欲侯之帝心
 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傳宴持詔書視丞相御
 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諫帝感其言止

數月遂下詔封賢高安侯後日食嘉復奏封事言陛

下初即位共皇寢廂比比當作共皇哀帝之父即定陶恭王也比比猶類

類也共憂閔元元為用度不足惟思也以義割恩輒且

止息今始作治而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

大第開門鄉鄉讀作何北闕引王渠灌園池王渠官渠也又田在城東

覆盜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

厨給祠具長安有厨官王為官食道中過者皆飲食禱於道中故行人皆

得飲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

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且深覽前世

以節賢寵于是帝浸不悅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

御史中丞及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

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詞假飾之詞非其實也奏欲傳之

長安傳謂移其獄事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

鳳以為可許宗伯姓也天子以為相等幸雲踰冬無討賊

疾惡主仇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日大赦

嘉奏封事薦相等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余日嘉封

還益董賢戶事帝乃發怒詔假謁者召嘉詣廷尉詔

獄嘉下獄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死

有余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

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

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不食歐血而死後帝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

後漢宋弘字仲子光武建武二年爲大司空帝嘗問弘通傳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宴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

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嘗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嘗燕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

侯霸建武五年爲大司徒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阿趙熹爲太尉中元末熹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

雜止同席憲章無序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

袁安章帝章和元年為司徒及和帝即位竇憲北擊匈奴憲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膂力者漁陽馮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

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司隸

鄭據河南尹蔡嵩請免官案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樹

其親鄙賓客於名都大郡河南尹土調漢陽太守朱敞南陽太守蒲殷高丹等

皆賓客前書曰十皆賦歛吏人更徂賂遺其餘州郡

二萬戶為大都也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

及貶職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

亦未有害之

任隗為司空和帝即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時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



正鯁言直議無所迴隱
鄭弘為太尉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賊
穢又上雒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
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
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
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
帝省章遣醫治弘病比至已卒臨沒悉還賜物勅妻
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陳寵永元十六年為司空太尉張禹司徒徐防共奏
追封和熹皇后父護差校尉鄧訓寵以先世無奏請
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及訓追加封謚
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騭寵不
從騭心不平之

劉愷安帝時為司徒時征西較尉任尚以奸利被徵
抵罪尚曾副大將軍鄧騭騭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
空李郃承望騭旨不復先請即獨解尚臧錮愷不肯
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並受誣咎朝廷以此稱之
楊震延光二年代劉愷為大尉安帝舅大鴻臚耿寶
薦中嘗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
嘗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

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寶
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
又不從

王龔為太尉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上書極言其
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俱各使賓客誣奏龔順帝命

亟自實

亟急也

前椽李固奏記大將軍梁商即言之於

帝事乃得釋

楊秉為太尉桓帝南巡園陵時詔秉從南陽太守張
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以入
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

南陽郡荆

州所部也

又中嘗侍候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贓罪

一州秉劾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

秉奏參取受罪

賊累億佯柯男子張攸居為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
訛言殺攸家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
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慝之罪應
時捶殺以人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
地宜當糾特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
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勝記

因奏覽及中嘗侍具瑗曰臣按國舊典宦豎之官本
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
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于心者
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
肴膳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

按中嘗侍候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願知寡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至戒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殺投異豺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謂祿厲曰公府外職耳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東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詔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

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

周景爲司空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嘗侍防東陽侯覽東武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

杜喬爲大尉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又冀屬喬舉汜官爲尚書喬以官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帝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無所回撓繇是

海内嘆息朝野瞻望焉

黃瓊為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較尉祝恬大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其制度賞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十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理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

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托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飾舉者亦不如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梁冀被誅瓊復拜太尉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污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内咸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内外自度内不能正乃稱疾不起

五侯謂宦徐璜等

李固為太尉种暘為益州刺史時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暘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繇是御之愈怒會巴郡人服直聚鄙數百人自稱天王暘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

多被傷害冀因此階之傳達高承固上疏救曰臣伏
聞討捕所傷本非高承之意實縣縣吏惧法畏罪迫
逐深苦致此不祥比盜賊群起處處未絕高承以首
舉大奸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
飾匿莫復盡心梁太后省奏乃赦高承罪免官而已
陳蕃以桓帝延熹入年爲太尉九年司隸較尉李膺
遭鄙事考實膺案經三府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
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
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及竇太后臨朝蕃
爲太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

共參政事而帝乳母趙嬖旦夕在太后側中嘗侍曹
節王甫等與共交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
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黷蕃嘗疾之志誅中官
會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
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
乎天而負乎天危言極意則群凶反目禍不旋踵此
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誼譁
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勳等與趙夫人諸女尚
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群
臣如河中木耳泛泛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

順天行誅蘇康胥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
歡喜柰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奸莫此之甚今不
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
左右并令天下諸奸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
莫不震恐於是蕃武共定策誅中官會五月日食蕃
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近者李杜諸公禍及
妻子况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
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
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急因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
白太后故事黃門嘗侍但當給事省内典門戶主近

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為
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
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耶時中
嘗侍胥霸頗有才畧專制省内武先白誅霸及中嘗
侍蘇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
故事又不發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以書勸令速
斷大計于是蕃以朱瑀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
虞祁為雒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
門山水代之使水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
颺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

武不從令水與尹勳侍御史祝瑁雜考飈辭連及曹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瑀繇是曹節聞之矯詔誅武蕃等何進為大將軍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時靈帝中平末何太后臨朝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以蹇顧圖已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日黃門嘗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奸利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為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

狹故並厚待之因復傳徵智謀之士屬紀何顯荀攸等與同心腹

袁滂靈帝時為司徒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

楊彪以靈帝中平六年為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祖居雒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識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日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燒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

都雒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損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並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辨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耶山東兵起非

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卓意少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爲也議罷卓使司隸較尉宣播以災異奏免琬彪等獻帝興平元年復爲太尉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郭汜饗公鄉議欲攻催彪曰群臣共鬪一人劫天子一人執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乃歸之建安四年復拜太嘗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爲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辭曰彪備位三公遭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老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

黃琬爲太尉董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日昔周公營較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于楚屈廬昌亦而前崔杼弑君子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

趙溫爲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催素疑溫不與已同乃內溫于塢中又欲移乘輿于黃白城溫與傕書曰公

前托爲董公報仇然寔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仇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鮮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于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鮮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催大怒欲遣人殺溫董卓從弟應溫故椽也諫之數日乃獲免魏董昭明帝太和中爲司徒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真

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
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朝深
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鄙嘗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
其權勢莫能糾摘毀壞風俗侵欲茲甚切見當今年
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
弟清修為首乃以趁勢游利為先合鄙連群互相褒
嘆以毀譽為罰戮用名譽為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
言不附者則僞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
但求人之道患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
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好客名作在

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輿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
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
以加也帝于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

蔣濟齊王初為太尉是時曹爽專政丁謚鄧颺等輕
改法度有日蝕變詔群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
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于其朋齊侯問災晏
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荅以緩役應天塞變乃
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
百姓貧乏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
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能改易哉終無益于治適

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又司馬宣王收曹爽兄弟皆誅之濟曰曹真之不可以不祀帝不聽臣欽若等曰曹真爽之父也

衛臻為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臣欽若等曰臨菑侯植也丁儀等為之羽翼勸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即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臣欽若等曰植先封平原侯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為弟求婚皆不許

蜀諸葛亮為丞相後主踐祚以來敏為虎賁中郎將

亮在漢中請敏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耶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如為來敏亂群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后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聞闇于知人遂復擢為將軍祭酒遠議者之審見有先帝所疏外自謂能以敦勵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吳顧雍大帝時為丞相平尚書事于公朝有所陳及

詞色雖順而所執者正帝嘗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寃而論之爲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

陸凱爲丞相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奸邪穢塵天聽宜改自勵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于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

晉王祥在魏爲太尉陳留王咸熙元年司馬文王旣

進爵爲王祥與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並詣王顗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爲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司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

衛瓘武帝時爲司空領太子少傅時惠帝在東宮朝臣咸謂太子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凌雲臺瓘托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

有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璿欲言言而止者三因以手
 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璿
 于此不復有言賈后繇是怨璿璿男宣尚公主數有
 酒色之過楊駿素與璿不平駿復欲自尊權以爲宣
 若離昏璿必遜位于是遂與黃門等毀之諷帝奪宣
 公主璿慚懼告老遜位乃下詔進位太保以公就第
 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璿位帝詔許帝後知黃門
 虛構欲還復主而宣疾亡

王導爲司空加守尚書令時元帝愛琅琊王褒將有
 奪嫡之議以問于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臣
 歛

若等曰紹明帝也

不宜改易帝猶疑之導旦夕陳諫故太子

卒定及成帝時進位太傅拜丞相帝舅庾亮字元規
 以望重地逼出鎮江州亮雖居外而執朝廷之權旣
 據上流擁強兵趣向者多歸心導內不能平嘗遇西
 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後魏古弼大武時爲尚書令參政事時上谷民上書
 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減大半以賜貧人弼覽之入
 欲陳奏遇大武與給事中劉樹基志不聽事弼侍坐
 良久不獲申聞乃起于太武前捧樹頭掣下牀以手
 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是爾之罪大武失

容放恭日不聽奏事實朕躬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大武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正百姓弼日爲臣而逞其志于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大武遣使者召之

源賀爲太尉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進言不可賀又進日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于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有逆享之譏願深思任城之言獻文從之

高陽王雍孝明初爲太傅侍中領太尉詔雍入居太極西栢堂咨决大政時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怒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雍表日臣初入栢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而出而臣出君行不以悛意每覽傷襟視之慘日深知不可不能禁制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內樞兼居師傅宜保護聖躬溫清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飭自在限以內外朝謁簡絕皇居寢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又不豫出入栢堂尸位而已臣之罪二也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又令僕卿相任情進黜遷官授職多不經旬斥逐賢良專納心腹威震百僚執願朝臣臣見其如此欲出忠爲雍州刺史鎮撫關右在心未行

反爲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治臣之罪三也先帝昇
遐儲宮纂統斯乃君父之嘗謨臣子之永則加賞之
意自古無之忠既人臣受恩先帝喪禍之際竭節是
嘗迎陛下於東宮臣下之嘗事如其不爾更欲何爲
而忠意氣凌雲坐要封爵爾日抑之交恐爲禍亂臣
以權臣所欲不敢輒違卽集王公卿士議其多少清
河王臣懌先帝懿弟識度寬明臨衆唱議非以勤而
賞之憚違權臣之旨望顏而授臣知不可因而從之
臣之罪四也忠秉權門下且居宰執又摠禁旅爲崇
訓衛尉身兼內外廣于宮掖臣之罪五也古者重罪

必命三公會期至旬日所以重死刑也先帝登極十
有一年細人犯刑猶寬憲墨朝廷貴仕不戮一人今
陛下踐祚年未半周殺僕射尚書如去一草是忠秉
權矯旨擅行誅戮臣知不能救臣之罪六也臣位荷
師相年未及終難恕之罪顯露非一何情以處何顏
以生雖經恩宥猶有餘責謹及私門伏聽司敗大帝
感忠保護之勛不問其罪

北海王祥宣武爲司徒公錄尚書時御史中尉甄琛
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尚書邢巒窮其阿附之
狀琛曾拜官親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

放蛆來今晚始願以戲言嚮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祥等奏曰臣聞黨人爲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于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洞鑒幽慝恩斷近習憲軌惟新大政蔚以增光鴻猷于焉永泰謹按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摘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况趙修奢暴聲著内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綢繆結納以爲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第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朝之官人又與武衛將

軍黃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修寡彰方知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有爲鄙詐于茲甚矣不實不忠寔合黜貶謹依律科從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無得不以論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修是謂交遊之道不依嘗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託縉黠皇風塵鄙政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勵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二十餘人

北齊庫狄干文宣天保中為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
 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嘗搃大衆威望之重
 為諸侯最而性嚴猛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
 門言戲過度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慚時人稱善
 蕪威為納言從煬帝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
 感之反帝引威于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
 得不為患耶威曰竈踈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寢成
 亂階耳勞役不止百姓思亂以微欲諷帝意竟不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正直第二

唐魏徵為秘書監參預朝政貞觀六年太宗臨朝有
 誠懼之言中書令温彦博進曰伏願陛下為政若貞
 觀之初則無憂不太平矣太宗曰朕其怠乎徵進曰
 陛下貞觀之初勵精思政從諫如流每因一事觸類

而爲善志存節儉無所營求比者造作微多諫者頗忤以此爲異耳太宗拊掌歡笑曰良有是夫

長孫無忌爲太尉高宗將立昭儀武氏爲皇后無忌屢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賜忌金銀寶器各一車綾錦十車以悅其意昭儀母楊氏復自詣無忌宅屢加祈請時禮部尚書許敬宗又屢申勸請無忌嘗厲色折之帝後又召無忌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褚遂良謂曰武昭儀有令德朕欲立爲皇后卿等以爲如何無忌曰自貞觀二十三年後先朝付託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帝竟不從無忌等言而立昭儀爲皇后皇后

以無忌先受重賞而不助已心甚銜之

郝處俊爲中書令高宗欲下詔令太后攝知國政與宰相議之處俊曰臣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外內和順國家以理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譎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少主尚不許皇后臨朝所以追鑒成敗杜其萌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且曠古以來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詳審中書侍郎李義琰爲申處俊所引經典其

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由是遂止
李義琰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義琰博學多
識典故高宗每有顧問言多切直

劉仁軌則天初為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專知留
守事上疏辭以衰老請罷居守之任因陳呂氏禍敗
之事以申規諫則天使武承嗣齎璽書往京慰諭之
日今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誠復
辭衰疾倦望既衰迴違失據又云呂后見嗤于後代
祿產貽禍于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
以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惘然

靜而思之是為龜鏡且端揆之任儀形百辟况公先
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禪救為懷無以暮年致請尋
進封郡公

岑長倩則天時為文昌右相天授初鳳閣舍人張嘉
福與王慶之等表請立魏王武承嗣為皇太子長倩
以皇嗣在東宮不可更立承嗣乃與納言歐陽通奏
請初責上書者告示令散繇是大忤諸武意被斥令
西征吐蕃

李昭德為內史延載初鳳閣舍人張嘉福令雒陽人
王慶之率輕薄惡少數百人詣闕上表請立武承嗣



爲皇太子則天不許慶之固請不已則天令昭德詰責之令散昭德使杖殺慶之余衆乃息昭德因奏曰臣聞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豈有已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則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得天子子孫爲萬代計况陛下承天皇願託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則天悟之乃止時朝廷諛佞者多獲進用故幸恩者事無大小但近諂諛皆獲進見有人於維水中獲白石數點亦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

耶左右皆笑

格輔元爲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以問輔元地官尚書遂爲承嗣所譖故及于禍周允元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允元嘗與諸宰臣侍宴則天令各述詩書中善言允元曰耻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以爲語有指斥糾而駁之則天聞此言足以自誠豈得將爲過也耶

王及善爲內史雖無學術在官每以清正見知臨事難奪有大臣之節

杜景佺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嘗以季秋月內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佺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卽爲災又春秋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艸木黃落而忽生于花瀆陰陽也臣恐陛下布教施令有虧典禮又臣等忝爲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于是再拜謝罪則天曰鄉真宰相也

朱敬則爲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御史大夫魏元忠爲

張易之兄弟所謗將陷重辟當時宰相無敢言者敬則獨抗疏理之頗得明白麟臺監張昌宗廣集當時學者刪補文思博要撰爲三教珠英又命畫工圖寫梁王武三思納言李嶠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八人形像號爲高士圖每引敬則預其事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

魏元忠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中宗在春坊元忠簡較太子左庶子時張易之昌宗權寵日盛傾朝附之元忠嘗言於則天曰臣承先帝顧命受陛下厚恩下徇忠死節使小人得在君側臣之罪也則

天不悅易之昌宗繇是含怒

姚元崇爲宰相長安四年張易之先請詣京城大德僧十人配定州私置寺僧等告訴元崇斷停易之屢以爲言崇不納繇是改授司僕卿知政事如故便充靈武道大總管開元初爲紫微令時左丞相劉幽求有女出適刺所司舉舊例賜物元崇奏曰自神龍以來或有承恩宰相男女婚禮皆得賜物事出一時不合著例此後望停從之

袁恕已以中宗神龍初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將作大匠楊務廉素以工巧見用中興初恕已恐其更啓游娛侈靡之端言于帝曰務廉致位九卿積有年歲讜言嘉謀無足可紀每宮室營構必務其問若不斥之何以廣昭聖德由是授務廉陵州刺史蘓瓌以景龍二年拜侍中令京師留守時秘書監鄭普思謀爲妖逆瓌考訊之普思妻弟伍氏以鬼道爲帝庶人所重嘗居止禁中帝特勅諭令釋普思之罪瓌上言普思幻惑罪當不赦俄而駕還京師瓌又面陳其狀尚書左僕射魏元忠曰蘇瓌長者其忠懇如此願陛下察之帝遂流普思於嶺外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明年將親祠南郊國子祭酒

祝欽明希常庶人旨建議請皇后助祭安樂公主爲
獻瓌琛非其議嘗于御前面折欽明帝不悟竟從欽
明所奏時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名爲燒尾
瓌拜僕射後因侍宴將作大匠宗晉卿謂瓌曰拜僕
射竟不燒尾豈不善耶帝頗以爲然瓌奏曰臣聞宰
相者主調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
見宿衛兵至有二日不得食者愚不稱職罪正在臣
是以不敢燒尾

陸象先玄宗先天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平公主
用事同時宰相蕭志忠岑羲崔湜等咸傾附之唯象
先孤立未嘗造詣志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以保
護功封交國公特封三百戶加銀青光祿大夫
盧懷慎開元初爲黃門監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
百姓憲司按罪以聞業奏求免詔下紫微黃門重按
覆懷慎與紫微令姚崇等奏曰仙童倚恃王親欺奪
百姓事狀明白人人共知御史推尋實知枉濫御史
若不堪信他人何必可依如更動搖恐招物議望准
前狀從之

宋璟以開元七年與蘇頌同爲宰相時特奏王毛仲
奏看鷹人歛州別駕負外置同正負羅元讓看鷹勤

勞請優與進改玄宗許之付中書門下璟頌執奏曰
鷹鳥之屬畋游所用陛下曾于苑囿之內鞫繼總捐
以後或存而不論未能全斷今縱備物致用不可絕
無則命錄勤勞不宜如此帝曰朕在藩日先有款誠
時驅使亦不錄鷹鳥璟等曰若別緣課効誠合遷除
乃奏擬右驍衛切府右郎將員外郎同正員帝曰卿
之改擬深為折衷

韓休以開元二十一年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性
方正有萬年尉李美玉得罪帝特令流于嶺外休進
曰美玉卑位所犯又非巨害今朝廷有大姦尚不能

去豈得捨大而取小也臣切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
輒恃恩寵所在貪冒第宅輿馬僭擬過甚臣請先出
伯獻而後罪美玉帝初不許之休固爭曰美玉微細
尚不容伯獻巨猾豈得無罪陛下若不出獻臣即不
敢奉詔流美玉帝以其切直竟從之宋璟聞之曰不
謂韓休乃能如此是仁者之勇也

裴冕為僕射平章事時李輔國驕恣日甚求為宰臣
肅宗日以公勲力何官不可但未知朝望如何輔國
諷冕聯章薦已帝密語宰相蕭華曰輔國欲帶平章
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華問裴冕冕曰初無此事吾

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復入奏帝喜曰冕固堪大用輔國深銜之

李峴肅宗朝爲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與呂諲李揆第五琦同拜相峴位望稍高軍國大事諸公莫敢言皆獨決于峴由是諲揆銜之初李輔國判行軍司馬潛令官軍于人間聽索是非謂之察事忠良徃徃枉被誣構復有追呼諸司莫敢抗拒御史臺大理有重囚在獄推斷未了有牒追就銀臺不問輕重一時釋放莫有輒敢違者每日於銀臺門決天下事須處分便稱制勅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縱有勅輔國押署然

後施行及峴爲相叩頭論輔國專權亂國帝悟之賞峴正直事並變革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察事等並停繇是深怨峴又鳳翔七馬坊押官先爲盜劫掠平人州縣不能制天興縣尉謝夷甫知捕賊擒獲決殺之其妻進狀訴其夫輔國先爲飛龍馬家黨其人爲之上訴詔監察御史孫瑩推之瑩初直其事其妻又訴詔令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寅獻三司訊之三司與瑩同妻又上言詔令侍御史毛若虛覆之若虛歸罪于夷甫又言伯陽等有情不能頓定刑獄伯陽怒使人召若虛詞氣不

順伯陽欲上言之若虛先馳謁告急于帝帝云知卿
出去若虛奏帝曰臣出即死帝因留在簾內有頃伯
陽至帝問之伯陽頗言若虛順旨附會中人帝怒叱
出之伯陽貶端州高要尉權寅獻柳州桂陽尉鳳翔
尹嚴何及李擘皆貶嶺下一尉瑩除名長流潘州峴
以數人非其罪責重欲理之遂奏毛若虛希旨用刑
不守國法陛下若信之重輕示無御史臺帝怒峴言
出峴爲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嘗侍韓擇木入對帝謂
之曰李峴欲專權耶何乃云任毛若虛示無御史臺
也今貶蜀州刺史朕自覺用法寬擇木對曰李峴言

直非專權陛下寬之只益聖德耳代宗朝復拜黃門
侍郎平章事宰臣不於政事堂邀客時海內多務宰
相元載等見中官宣傳恩詔至中書者引之政事堂
上仍置榻坐焉峴屏左右去所置榻言詞頗正

蕭復字履初德宗建中四年拜吏部尚書平章事嘗
奏言宦官爲監軍豈可參軍機政事之間德宗不悅
又請別對奏云陛下自用楊炎盧杞相次秉政以致
今日之事因述君臣獻替大端今雖危急伏願陛下
革慮臣方敢當任若令臣依阿偷免臣不敢曠職時
盧杞或對帝前奏議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

不正帝愕然大驚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遂令往江
淮山南湖南道宣撫安尉興元元年改門下侍郎平
章事充宣撫使先時淮南節度陳少游首稱臣與李
希烈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鑑以應朱泚鑑判
官常臯先知隴州留後首殺幽隴叛卒數百人不應
李楚琳復使廻與諸宰相同對訖復獨留奏曰陛下
自還宮闕勳臣已蒙官爵唯旌善懲惡未有區分陳
少游將相之寄最崇首敗臣節常臯各宦最早特進
建忠義請令常臯代少游則天下明然知逆順之理
帝許之復出諸相李勉盧翰劉從一方同歸中書中

使馮欽緒續至揖從一耳語而退諸相各歸閣從一
詣復曰適欽緒宣旨令與公商量朝來所奉便進擬
勿令李勉盧翰知復曰適來對亦聞勅旨然未喻聖
心已面陳述上意尚爾復未敢言其事復又曰唐虞
有僉曰之論朝廷有事尚合與公卿同議今勉翰不
可在相位卽去之旣在相位合同商量何故獨避此
之一節且與公行之無爽但恐寢以成俗此政之大
弊也竟不以所奏事言于從一從一奏之帝寢不悅
復累上表辭疾請罪罷官詔乃許之時興元元年十
月也久之以親累貶簡較左庶子饒州安置至是終

年五十七復性孝友居家雍睦及登台輔臨事不苟頗為同列所嫉以故不久居位焉

李勉建中末為司徒平章事無何盧杞自新州負外司馬除澧州刺史給事中裴高以杞邪佞蠹政貶未塞責停詔執奏遂授澧州引駕他日德宗謂勉曰衆言盧杞姦邪豈有此乎曰天下皆知奸邪而陛下不知則杞善為奸邪矣時人多云正直然自是見踈貞元二年以開州別駕白志貞為果州刺史勉及諫官等以志貞罪均盧杞不宜收擢固執之不許凡踰旬方下其詔

柳渾貞元三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先是韓滉自浙西入覲帝虛已待之至于調兵食籠塩鉄勾官吏贓罰鉏豪強兼并帝委仗焉每奏事或至日盱他相克位而已公卿救過不暇無敢枝梧者滉于省中榜吏至死渾雖滉所引心惡其專政正色謂之曰先相公猶察臣欽若等曰韓滉父休開元中為相為相不經年而罷今相公榜吏于省中至死况省闕非刑人地相公奈何蹈前非行于今朝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義也滉感悟愧悔為霽威焉及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曰志貞未吏檢人縱稱庶謹不當頓居重職臣死而後已不

敢奉詔適遇渾以疾告歸即日遂下其詔渾疾間因
 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渾與張延賞同列延賞怙權
 矜已而疾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
 言于廟堂則重位可久荅曰為吾謝張相公柳渾頭
 可斷也言不可絕自是竟為延賞所擠尋除右散騎
 嘗侍罷知政事

陸贄貞元中為相時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
 獨幸于德宗朝廷無敢言其短長者贄獨身當之每
 於延英極論其誕妄不可令掌財賦德宗以為排擯
 待延齡益厚贄上書疏其失曰前歲秋首班寵喪二

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邊衛功能奏稱勾獲
 隱欺計錢二千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餘供御所須
 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賚盈餘
 之財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
 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虛言
 無以應命供辨皆承嚴約苟在朝夕遂乃按求市廛
 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質就功以敕索為名而不酬
 其直以和顧為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
 晝閉與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群遮訴盈路
 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詰而言之



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
取則蕩心于上歛怨于人欺天陷君遠去危懼此其
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大府攸
職凡是大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大府依符以奉行
度支馮案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奸欺其出納之數
則每旬申聞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
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
貫珠財貨多少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
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先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
于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又百萬

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卽是
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
旨並宜所奏施行大府卿常少華抗疏上陳殊不引
伏確稱每月申奏皆在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奸
詐兩司既有論執理須詳辨是非陛下縱有罔欺不
加案問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嘗賦之財爲羨
餘之費罔上無畏視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家
府庫出納有嘗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于左藏
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
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資之于人人

有餘則輸之于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
餘須別收貯是必巧詐以變化官物暴法以刻剥私
財捨此二途其將安取陛下方在崇信不加簡裁姑
務保持曾無詰責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畏奸威既
沮于四方險態復行于內府繇是蹂躪官屬傾倒貨
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
廷有同兒戲夫理天下以義爲本以利爲末以人爲
本以財爲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
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
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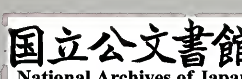
患貧而患不安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斯有
財則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盖此謂也自古及今德義
不立而利用克豐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
富位者未之有也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
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人爲天子取
怨于下也且陛下初膺寶曆志剪群克師旅繁興徵
求寢廣推筭侵剥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咨
怨白晝犯闕都邑旰庶恬然不驚及與衆賊相從比
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爲然亦繇德澤未
洽于人而暴令驅之以至于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尚

如丘山竟資凶渠以餌貪卒此則陛下躬親之矣是
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旣幸奉天逆泚
旋回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
嘗欲發一健步出覘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
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覓不致竟閔默而遣之又嘗
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爲急不忍重煩
于人乃剗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之直是時行從將
吏赴難師徒倉皇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
蒸饑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
吟凌風颯冒霜霰踰四旬而衆無携貳卒能走強賊

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不厚其
身不藏其貨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
能使人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
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此其効也及乎重圍旣解諸路稍通賦稅
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別置瓊林大盈
之司未賞功勞遂私賄玩甚沮維新之望頗携死義
之心于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誠
亦然乎旋屬蠹賊內訌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
復殲于亂軍旣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

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為資以畜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脩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為已有哉故藏于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于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于囷倉篋櫝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弃德守農商之鄙業也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為已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歛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

身修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修故靈祗感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為安陛下亦當為宗廟社稷立不傾不拔之永圖為子孫黎元立可大可久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愆邪復行寇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奸計以為搏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謬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在臯陶稷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橘之發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



用而灾患不及于邦家者乎譬猶操兵以办人天下不委罪于兵而委罪于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禍天下不歸咎于蠱而歸咎于所畜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伏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宸衷以延齡之言多順聖意若以罪置辟則似爲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于改過勿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今希旨順默浸以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旣若又沮抑誰當貢誠或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爲証只如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迄臣下迨輿臺賤品宣談論議億萬爲徒

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試令親信博採輿詞參較比來所聞足鑿人間情僞臣以卑鄙位當台衡旣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出退獲知幾之名黨奸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遘懽情下餌讒口良以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以誠直綢繆帷扈一紀于茲聖慈旣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况從陛下歷播遷之艱躬覩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慮懼燬室而悲鳴盖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因事陳諫雖已頻

煩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伸悃歎已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意懇故文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于罅下慮患之計糜軀奉君所不敢避沽名銜直亦不恐爲願迴睿聰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書奏德宗不悅待延齡益厚

竇參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黜禮部侍郎令狐偃爲衡州司馬初李泌爲相以偃爲左庶子史館修撰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等爭競細碎數侵述睿長者讓不與爭泌卒參惡其爲人黜之

鄭珣瑜貞元末爲相時李實以恩幸爲京兆尹剝下以進奉珣瑜乃責實狀以爲留守錢皆有定額有餘卽當還度支進奉錢乃出何色使實上其對將罷黜之實有恩故終不行及順帝初卽位王叔文用事常執誼因之爲相時珣瑜方與諸宰相會食于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通見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慚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餽常公亦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等心知不可畏懼叔文執誼不敢出言珣瑜獨嘆曰吾豈可

復處此乎願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

裴慶元和末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五坊使楊朝汶人以賈人久息利錢取其私簿記遂逮捕故東川節度盧坦男令償之後知乃盧群筆記諫官上疏陳其暴蠹之狀慶與崔群因對又極言之憲宗曰且欲與卿等商量用軍此小事我自處置慶進曰用兵小事也五坊使追捕平人大事也今兵事不理憂山東五坊使橫暴恐亂輦轂帝不悅及對罷帝乃大悟召五坊使數之曰嚮者爲爾使吾羞見宰臣遂殺之即日原免坐繫者時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

鑄與鹽鉄使程异同日平章事鑄雖有吏才素無公望特以聚歛媚上刻削希恩詔書旣下物情駭異至于賈販無識亦相譏誚慶與崔群以物議上聞憲宗怒而不聽慶上疏乞罷知政事論之曰臣昨于延英陳乞伏奉聖旨未遂愚衷切以明王聖帝致理興化雖繇元首亦在股肱所以述堯舜之道則言稷契臯夔紀太宗玄宗之德則言房杜姚宋自古至今未有不任輔弼而能獨理今天下異于十年已前方馭駕文武廓清寇亂建昇平之業十已得八九然華夏安否係于朝廷輕重在于宰相如臣駑鈍宿夜戰兢嘗

以爲上有聖君下無賢臣不能增日月之明廣天地之德遂使每事皆勞聖心所以平賊安人費力如此實繇臣輩不稱所職方期陛下博採物議旁求人望致之于輔弼責之以化成而乃忽取微人列于重地始則殿庭班列相與驚駭旋則街衢市肆相與笑呼伏計遠近流聞與京師無異何者天子如堂宰臣如陛陛高則堂高陛卑則堂不得高矣宰臣失人則天子不得尊矣伏以陛下敷哲文明惟天所授凡所闕視洞達無遺所以比來選任宰相縱道不周物才不濟時公望所歸皆有可取况皇甫鎛自掌財賦唯事

割剝以苛爲察以刻爲明自京兆西城鎮及百司并遠近州府應是仰給度支之處無不苦口切齒願食其肉猶賴臣等每加勤誠或爲奏論事事之中抑令通濟比者淮西諸軍糧料所破五齊錢其實只與一成兩成士卒怨怒皆欲離叛臣到行營方且慰諭慮其遷延不進供軍漸難但能前行必有優賞以此約定然後切勒供軍官且支九月一日兩成已上錢但各努力方將小安不然必有潰散今舊兵悉向淄青討伐忽聞此人入相則必相與驚憂以爲更有前時之事則無告訴之處雖侵刻不少然漏落亦多所以

罷兵之後經費錢一千三十萬貫此事猶可直以性
惟狡詐言不誠實朝三暮四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
聽足見姦邪之極程異雖人品凡俗然心事和平處
之煩劇或亦得力但昇之相位使在公卿之上實亦
非宜如皇甫鎛天下之人怨入骨髓陛下今日收爲
股肱列在台鼎交怨不可伏惟圖之儻陛下納臣懇
款速賜移易以副天下之望則天下幸甚伏聞李脩
疾病亦求入來如浙西觀察使日與亦得臣知言一
出口必犯天威但使言行其心獲戾今者臣若不退
天下之人謂臣不識廉恥臣若不言天下之人謂臣

有負恩寵今退未許言又不聽如火燒心若箭攢體
臣自無措陛下今日事勢何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
承宗歛手削地程權束身赴闕韓弘與疾討賊此豈
京師氣力能制其命祗是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今旣
繼開中興再造區夏陛下何忍却自破除使億萬之
衆離心四方諸侯解體凡百君子皆欲慟哭况陛下
任臣之意豈比嘗人臣事陛下之心敢同衆士所以
昧死重封以聞如不足觀臣當引領受責陛下引一
帀肆商徒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陛下實有所傷
不勝憤懣惶恐之至時憲宗以世道漸平欲肆意娛

樂池臺館宇稍增崇飾而异罇探知帝旨數貢羨餘以備經構故帝獨排物議相之見裴度疏以為朋黨竟不省覽長慶中除淮南節度使平章事如故度將赴鎮昭義奏軍亂欲殺監軍劉承偕劉悟救免穆宗臨軒以問度度曰臣外藩也名帶宰相不可與聞政事帝曰第言之宰相豈有中外耶對曰承偕怙寵亂軍臣實知之陛下必欲收忠義之心獨斬承偕可也帝曰我何愛焉太后以為已子今因拘而太后不之知也更言其次度曰遠竄之竟如度計昭義遂安繇是復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李絳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辟喜逢迎君意絳鯁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大不同時議以吉甫通于吐突承瓘故絳尤惡之憲宗察絳忠直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元和七年五月憲宗謂宰臣曰比者見鄉累言吳越去歲水旱昨有御史推轂至自江淮乃言不至為灾人非甚困不知竟有此否絳對曰臣昨見浙西浙東及淮南奏狀並云本道水旱稻麥不登至有百姓逐熟多去鄉井各請設法招携意懼朝廷罪責苟非事實豈敢上陳况天灾流行年歲代有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此固非虛說也御

史官輩選擇非必能賢奏報之間或容希楮此正當
姦佞之臣近有兩軍御史至淮南推鞠今理當詰遂
不知言者主名伏望明示典法况推誠之道君人大
本任大臣以事不可以小臣之言間之帝曰卿言是
也朝廷大体以恤人爲本苟一方不稔當即日賑救
濟其饑寒不可疑之也何者不思而有此問朕之言
過矣絳等稽首陳賀於是命自今凡有被饑饉之境
速蠲其賦

裴垵爲相諫官言時政得失舊事操權者多不悅其
舉職垵在中書有獨孤柳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

補闕及參謝之際垵廷詰之曰獨孤與李正補闕
致獻納今之遷轉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
異於斯昨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慙而退楊於陵
爲嶺南節度使與監軍許遂振不和遂振誣奏於陵
憲宗令追與漫官垵曰以遂振故罪一藩臣不可請
授吏部侍郎

權德輿與李藩同在相位時河南節度使王鏐來朝
貴幸多舉鏐者憲宗特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爲不
可德輿繼奏曰夫平章事非序進而得國朝方鎮帶
相者蓋有大忠大曆以來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

而與之今王鏐無大忠勳又非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帝從之

鄭餘慶為相時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情通宰相議事為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細皆姑息之議者云佑私呼為滑八四方書幣貲貨充集其門弟沐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寮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其僭叱之尋而餘慶罷相為太子賓客其後渙賊汚發賜死憲宗寢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乃改為國子祭酒之官

武元衡以元和八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時宰相李吉甫李絳互以事理曲直于憲宗前元衡居中無所違附帝稱為長者

崔群以元和十二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屬皇甫鎛陰結權幸以求宰相群累上疏因對臣面論鑄奸邪遂語及天寶開元中事群對曰安危在出令存亡係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絃杜暹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用人



得失所係非小詞意激切左右為之感動

帝貫之元和中為相嚴身律下以清流品為先故門
無雜賓有張宿者利口得幸於憲宗擢為左補闕將
使淄青宰臣裴度欲為請章服貫之曰小人以他門
獲進吾輩未能排抑豈要假其恩寵耶所議遂寢宿
深衛之卒為所搆誣以朋黨罷為吏部侍郎不涉旬
出為湖南觀察使

蕭俛穆宗時以清直居相位嘗有詔令撰王承宗先
父事具碑文俛上言以承宗當元和時不盡臣節臣
實不忍溢言其美又撰述後有人事贈况臣公為阻

絕夫陛下撫納之宜授此貨財非微臣平生之志竟

不受詔時人益服其清節會王璠以交通邪幸自西

州入求大用悅於帝前論事以鯁言不勝免

悅家代有忠節

祖父國初宋國公瑀肅宗徐國公華德宗門下侍郎
平章事復悉以剛鯁不附邪倖載各國史至悅之相
何止當澆末囂競之俗可謂冠
彼當時比有于前代名臣矣

常處厚文宗初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

和元年十月丙申勅池州司馬勒留堂頭湯鉢宜赴

任鉢為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宰相遇休假

有內狀出即召鉢至延英門付之然送知印宰相繇

此稍以機權自張廣納財賄處厚初入相即惡之戲

謂之日此是半裝滑渙矣不去之必為禍至是以事
 逐之半裝乃俚言也滑渙者永貞末居鉢之職得罪
 鄭覃與李石同在相位大和九年京師之亂既平內
 官或以南司不利于中貴憾於相廷者覃石謂之日
 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訓注之起始自何人內官莫能
 對人情稍賴以安

陳夷行為工部侍郎平章事開成四年閏正月文宗
 內殿議政揚嗣復日前嘉州刺史王正暮緣是李晟
 外孫與上佐以其孝行不全令欲貶夷行日正暮之
 事假使李晟有之身不可免

魏暮以宣宗大中十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暮儀容
 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
 諷惟暮讜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日魏暮綽有祖風各
 公子孫我心更重之然竟以語辭大剛為令孤絢所
 忌罷之

帝昭度昭宗朝為宰相初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
 書令昭度力止日太宗文皇帝以此官總政而登大
 位后郭子儀以累朝立功雖有其名終身退讓今行
 瑜安可輕授因請加尚父乾寧二年為行瑜所憾被
 誅時人冤之



孔緯爲相家尚節義挺然不屈雖權勢薰灼未嘗假以恩禮大順初天武都頭李順節恃恩頗橫不期年領浙西節度使俄加平章事謝曰臺吏申中書稱天武相公衙謝准例班見百寮緯判曰不用立班順節龕暴小人不閑朝法盛飾趨中書旣見無班心甚快快他日因會順節微言之緯曰必知公慙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廷臣也比來班見宰相以輔臣居班列之首奉長之義也公握天武健兒而於政事廳受百寮見意自安乎若須此儀俟去都頭二字可也順節不敢復言秉禮不廻多此顛也時楊復恭爲樞密使尤

恃權勢緯爲南郊大禮使昭宗將升壇復恭具禮服冠劍以從緯矯宣遽命焚去覩者股慄復恭竟不能傾之御史臺嘗欲移門屋以狀白中書緯批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舉朝之後朱全忠併作數鎮兵亦強盛乘朝廷多故欲表請判監鈇事詔下宰臣議之緯力爭不從謂其邸吏曰朱公若取監鈇印非與兵不可全忠尋止

後唐李愚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長興末秦王恣橫權要之臣避禍不暇邦之存亡無敢言者愚性剛介往往形干言

任圜爲平章事初豆盧革韋說得罪執政議命相樞密使孔脩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圜欲相李琪而鄭珣素與琪不協孔脩亦惡琪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執學但不蕪耳朝論莫若崔協重誨然之因奏擇相明宗曰誰可乃以協對圜奏曰重誨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少識文宗時人謂之沒字碑臣比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爲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內更益笑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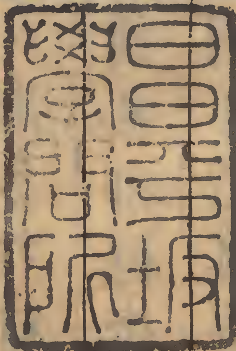
安重誨爲樞密使明宗天成四年二月車駕在汴帝謂重誨曰外邊人聞朕歸京雜去者如市兼令差船載官人及隨行諸物極是重滯重誨曰收復定州大

駕歸闕人情胥悅競赴京師乃知海內無事却是官人漸多並前歲已增其半帝微有愧色

漢陽邠隱帝初以輔立功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以樞密院直學士刑部侍郎王度爲考功郎中近例直樞院自正郎爲給諫王度儉巧瀆貨邠頗惡之故改轉未離郎署

蘓逢吉爲司空平章事周太祖之鎮鄴也逢吉奏請落樞密使隱帝曰有前例否逢吉奏曰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史弘肇曰兼樞密所與諸軍稟畏竟從弘肇之議弘肇怨逢吉之異已逢吉日此國家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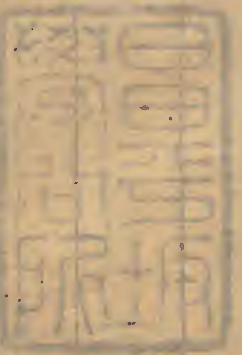
也且以内制外則順以外制内豈得便耶事雖不從
物議多矣



册府元龜

新刊元龜 卷之三十一

也且其時... 物議多矣



新刊元龜

